

“上海之春”评论特辑

当代音乐要“换耳朵听”吗？

《牡丹园之梦》几可与陈其钢的《蝶恋花》媲美，昆曲演员沈昳丽还在此曲中演唱，精彩无比；《乐舞图》则完全可以列入交响乐团常规演出的曲目。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作品都曾上演过，经过作曲家的修改，精益求精，已臻完美。“上海之春”对优秀新作品的重视爱护，令人赞赏。

两场当代作品音乐会，效果大相径庭，原因当然多多，如作曲家的背景不同、作品风格不同等等，但无论怎么说，最关键的一点是：音乐作品是要让观众听的。中外观众的文化背景不同，可能会影响其对作品的接受度，但真正好的、真正有欣赏价值的作品，是不分国界和民族的，古典音乐如此，当代音乐也如此。

任海杰

如果说古典音乐在中国的普及方兴未艾，那么当代音乐却是步履维艰，每年举办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其中的一大宗旨就是大力扶持、推广当代音乐，其理念和意识值得褒奖。这里以我聆听过的两场音乐会为例，谈一点观感。

一场是5月8日荷兰新音乐团专场音乐会。荷兰新音乐团以专演当代音乐闻名，特别对推介中国当代作曲家走向世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谭盾、许舒亚、瞿小松、陈其钢、郭文

景等的作品，都被荷兰新音乐团上演，有的还被录制成唱片。这次他们在上海音乐厅的音乐会，共演出了7位作曲家的7部(首)作品。这场音乐会除了个别作品或个别片段之外，大部分味同嚼蜡，只注重音响的配器和技法的运用，缺乏音乐的可听性和审美感，听到的是音响而不是音乐。音乐会的节目单对作品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但现场演奏的效果似乎还不及文字表达。

音乐会现场有不少作曲家，他

们都留洋多年，熟悉当代音乐的路数，但也流露出本场音乐会要“换耳朵听”之意——连专业的作曲家尚且觉得难以接受，更何况普通听众。有位作曲家提出这样的观点：当代音乐就像一种特殊的语言，比如说，你如果不懂德语，你就很难理解德语所表达的意思。然而，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马勒……说的都是德语，我们的观众为什么不仅听得懂，而且津津有味，并为此迷恋呢？

再说第二场，“南与北对话”——交响乐作品音乐会，共上演了6位作曲家的作品，他们是贾达群、叶小钢的管弦乐《巴蜀随想》、叶小钢的管弦乐《冬》、陈牧声的交响诗《牡丹园之梦》、王斐南的《虚无与通达》、叶国辉的管弦乐《乐舞图》、郭文景的《莲花》。可以说，听当代音乐，我很少感到这样赏心悦“耳”，这些作品不仅技法纯熟，富有创意，富有内涵和感染力，而且画面感和可听性兼备，不乏动人心弦的旋律和张力，其中的

节中已经用力 节后也要使劲

“上海之春”应完善“推新”后续机制



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今年已成功举办了第31届。作为我国举办历史最为悠久的音乐节，“上海之春”早已确立了“力推新人新作”的特色主旨，每年都有一大批新人新作在舞台上出现。回顾和检视刚刚过去的第31届“上海之春”，也许又会发现新的发展空间，为进一步完善办节机制，促进“上海之春”越来越成熟提供参照。

“助推”功不可没

谈到“上海之春”力推新人，总会想到今年先后离世的小提琴教育家郑石生和二胡演奏家闵惠芬。郑石生和闵惠芬原先都是上音附中默默无闻的学生，因参加当年“上海之春”的比赛而脱颖而出，确实确实是“从‘上海之春’走出去的音乐家”。半个多世纪以来，每届“上海之春”期间，全市各专业乐团都会推荐富有潜力的年轻人亮相舞台，如今许多活跃于舞台的知名歌唱家、指挥家、演奏家等，都具有相伴“上海之春”成长的经历。

但是，由此把被广大市民熟悉和喜爱的音乐家们取得显著的艺术成就，都归功于“上海之春”，也显然不是事实。他们的成功，离不开所在文艺院团环境的熏陶和提供机会，离不开热爱音乐的市民们的推崇与厚爱，也离不开自己的奋斗与努力，而“上海之春”适时地提供了展现才华的平台，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更需雪中送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之春”是城市文化发展体系中的一个平台，它在发现和力推“新人新作”的机制上，还需进一步下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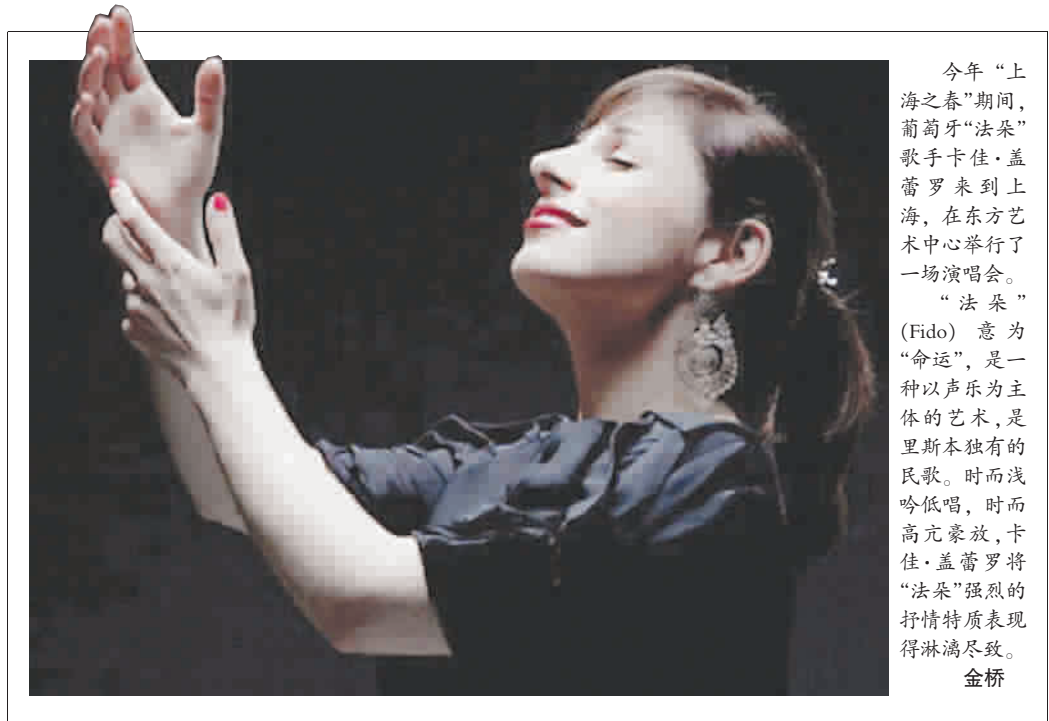
本届“上海之春”在关注本地新人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办节机制，打开大门邀请全国各地的青年歌唱家、演奏家汇聚申城一展才华，演出效果和观众反响都不错，但“推新人”的力度仍然不够大，像郑石生、闵惠芬一样从“上海之春”脱颖而出的新人，已经多年未涌现了。在本届“上海之春”的多场音乐会上，一批已在国内外获

奖的年轻人得到了演出机会，尽管他们接下来还可能在新增设的评选中获奖，但对于他们来说，锦上添花般地获得“上海之春”的优秀奖，是否比夺得国际比赛、全国比赛的奖项更有含金量？按艺术规律来讲，给他们提供更多在舞台上展现、锻炼的机会，才是雪中送炭。

着力后续发展

“力推”需要策划和执行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本届“上海之春”既然能与音协联手邀请“金钟之星”来沪，与中央音院合作举办“南与北对话”，与云南有关方面联合为新人开独唱音乐会，为何不能继续相互合作，把涌现出来的上海新人推荐到全国各地展演？“力推”还需要完善后续机制，如本届音乐节期间的“华东舞蹈比赛”首次评选了“华东舞蹈之星”，假设这些年轻人还可以获得很多“上海之春”为他们创造的后续机会，这份奖状也许更有价值。

事实上，许多国际比赛、音乐节一旦发现了优秀新人，就会马上启动配套的后续机制，如张昊辰获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的金奖后，刚下领奖台，立即就让他确认国际巡演100多场的合同；石倚洁在欧洲国际声乐比赛夺冠，马上有经纪公司递上职业发展合同。如果“上海之春”并不把自己当作一个热闹一阵子的文化活动，而是能发挥自己的能量，善于发现新人，形成为优秀新人创造后续发展机会的机制，那么，“力推”就会显得更加务实有效。从此意义上说，“力推”的功夫不仅应花在节内，更应花在节外，对新人如此，对新作亦应如此。杨建国



今年“上海之春”期间，葡萄牙“法朵”歌手卡佳·盖蕾罗来到上海，在东方艺术中心举行了一场演唱会。

“法朵”(Fado)意为“命运”，是一种以声乐为主体的艺术，是里斯本独有的民歌。时而浅吟低唱，时而高亢豪放，卡佳·盖蕾罗将“法朵”强烈的抒情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金桥

欧洲“幻想”融中国“流水”

作曲技巧完成了交汇互补。

随后，音乐将听众带回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西贝柳斯唯一一首协奏曲作品《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人们耳熟能详。担任该曲小提琴独奏的，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黄滨，她张弛有度的演奏及其精湛的技巧，将小提琴的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并与交响乐团呼应配合，完美地演绎出该曲浓郁的荷兰民族风格。音乐时而诗意抒情，时而欢腾舞蹈，时而又宏伟气魄，曲终依然令人意犹未尽。

大家更熟悉的是德沃夏克《e

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浓郁的捷克民族风情混着美洲色彩弥漫在音乐厅的整个空间，指挥家忘我的指挥，乐队默契的演奏，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听众。从由弦乐器、定音鼓及管乐器竞相奏出的宏大的引子到第一乐章的慢板，到第二乐章的复合三段体的最缓板，再到第三乐章的谐谑曲，最后到奏鸣曲式的快板，音乐时而哀伤凄凉，时而活泼明快；时而荡漾思念之情，时而营造宏伟之势，最终在一片辉煌中结束。

石浩澜

中国“一笙”添墨加彩

5月13日晚，由德国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中四位年轻演奏家组成的HABA四重奏为我们带来了一场令人回味无穷的室内乐音乐会。第一首曲目《题献II》出自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许舒亚之手，由德国01室内乐团委托创作，有“中国第一笙”美誉的翁镇发的加入，为这首作品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首现代作品别出心裁地将旋律构筑于今日已不多见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风格，笙清丽的音色与弦乐完美地融于一体，骤强骤弱的音效令

人仿佛坠入秘境，注入其中的现代元素又仿若一丝丝细线将人心悬系。

奥莱斯·雅那切克的《第二弦乐四重奏“心言”》饱含热情，是其晚期创作风格的浓缩体现，曲如其名地描绘了作者对卡米拉·斯多斯诺娃的爱意。第一乐章弦乐器急速的拉奏，正如初次邂逅时恋人心中心绪不安的爱慕，舒缓的旋律又表达了作曲家对美好爱情的憧憬。第二乐章，作曲家沉溺于为卡米拉诞子的遐想，舒缓的旋律将人的思绪带向远方。

下半场，德国作曲家保罗·欣德米特的《第三弦乐四重奏C大调作品16》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或许是作曲家与HABA四重奏深刻的渊源——欣德米特与HABA四重奏的创始人互为挚友，对这部作品有直接的交流，尽管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但由HABA四重奏演绎的这部作品仍令人回味无穷。第一乐章为活泼的快乐章，抒情的旋律与快速的跑动相结合，缓慢的第二乐章则给人以迥异的听觉感受，结束时，时间仿佛凝滞于演奏家扬起的琴弓之上，短暂的静谧之后，活泼的终曲乐章又让音乐厅的时间流动起来……如潮的掌声表达了乐迷们对这场音乐会的不舍。沈静娴